

# 回故乡

□王贵宏

十几年未回去了，记忆中依旧是故乡中的那点老事儿。现在的故乡是否还是老砂锅熬药，换汤没换药呢？是否还是春风不度，一池春水未被吹皱呢？疑问往往撩拨得心头发痒，思念频频涌动，终于踏上北去的列车。火车伴随咣当咣当的节奏走走停停，迎接和抛下一个又一个被白雪覆盖的小站，最后又在黄昏时被一片高高的山岭挡住，长长吁了口气，停下了。

我随着肩扛手提大包小裹下车的人们瞄了瞄那块白底黑字写着“乌伊岭——终点站”的旧水泥牌，步上一条平坦的柏油路。记忆中凸凹不平的十里长街已然旧貌换新颜，楼房林立的马路旁一排排地挂着大红的灯笼，五颜六色的牌匾醒目耀眼。这个小镇就是小兴安岭的顶峰，这里离我梦绕魂牵的小村还有60华里。

这条街依旧独一无二，像是被山葡萄黑木耳野蘑菇和一些外地人绝对叫不出名字的特产串起的线，一直延伸到一片茫茫的林海中去了。它的脚下是一大一小两条大河的源头，恋恋不舍缓缓向南流去的是汤旺河，转身脚步匆匆向北急泄的叫乌云河。心细的人一看便知，乌伊岭原来是这两条河的分水岭。

两条河原本同宗同源，在一大片清



我随着肩扛手提大包小裹下车的人们瞄了瞄那块白底黑字写着“乌伊岭——终点站”的旧水泥牌，步上一条平坦的柏油路。记忆中凸凹不平的十里长街已然旧貌换新颜，楼房林立的马路旁一排排地挂着大红的灯笼，五颜六色的牌匾醒目耀眼。这个小镇就是小兴安岭的顶峰，这里离我梦绕魂牵的小村还有60华里。

## 多情依依

亮亮的潭水里诞生，不甘成为死水，选择了不同的走向。向南的愈行愈暖，愈流愈缓；向北的越走越寒，越流越湍。志向不同，选择自然有别。向南的河脚步轻柔地投入了名字与外形都趋于秀美的松花江，向北的义无反顾地汇入了粗犷而神秘的黑龙江。它们的母亲——乌伊岭，在小兴安岭的顶峰上守望。

踏上故土，思绪不禁纷飞起来。又听到小贩那熟悉的叫卖了，这久远的乡音，这醉人的吆喝啊！多想再攀上高耸入云的峰顶，任猎猎季风抚摸脸颊，牵动衣袂，任思绪飞扬，随豪情激荡；多想再用滚烫的目光去品读那久违的“独秀峰”“开山河”亘古不变的独特景色，寻觅童年的记忆，岁月的印痕；多



想再用脚步向老金沟探究更遥远的奇闻轶事和历史风云，在温暖的火炕上重温“手把肉”的浓香，然后与朋友一起醉倒进一壶自酿的烈酒里……

转程车不止一辆，我选了个“面的”，像蒸豆包似的塞在里面。司机是个白净的小伙，问清我去谁家后，他说我要去的恰巧是他二舅家，并坚决退回我的坐车钱，说怪不得我二舅家今天又是杀鸡又是炖肉呢。

从车窗向外望去，树高雪厚，山岭逶迤，熟悉的乌云河披一袭白盔银甲，隐遁于莽林雪岭之中。车子未进村，一排排红瓦黄墙的砖房映入眼帘，炊烟袅袅，犬吠声声，这景象使我心潮涌动，泪眼模糊了。

记忆中故乡的冬天，像猎人的绑腿带，长。北风，在房顶上磨刀，磨得呼呼响。为了不让老北风钻进头缝，山里人从山场归来，或逢雪休，总把酒泼得呛鼻子辣嗓子，就着简单的下酒菜，常喝得昏天黑地。那伺机而袭的老北风只好在屋外敲窗门，装腔作势地吼。它吼它的，该喝喝，该玩儿划拳或唱二人转，那韵味，那小调，那情境，至今难忘！

酒席伴着初升的月色开始，一直持续到午夜。话题，也像家乡滔滔的乌云河水一样流淌不息。此时，我才真正地感到：我“皮”虽是城里的包装，但“瓤”仍是山里的原装。在五光十色的城市里，我尝过茅台，品过西凤，干过老白干，醉过玉泉白，但今生最中意的，还是家乡这“五粮液”小烧。

几个过去形影不离的朋友如今的日子比我想象要好，有的开超市或饭店，有的种地袋黑木耳，连原来最穷的大芒家生活也有了改观，室内电器一应俱全，并且窗明几净。

山里人不善寒暄，但那夸张了的热情烫得我发晕。桌上摆的盘里装的盆里盛的，全是山里能干的女人们的手艺，她们揉捏日子的技艺简直无与伦比：用红鲜鲜的干辣椒和绿莹莹的芥菜腌炖嫩白的豆腐，将油光四溢的褐色小肉炖蘑菇和色香味俱全的血肠烩酸菜装入保温的热沙锅，秸秆扎的盖帘上的粘豆包蒸成金黄的元宝，花样翻新啥馅都有冻饺子圆鼓鼓白胖胖的像一群小猪羔。酒摆满了柜子，土制的小烧被迫制出了独特的品种和颜色：粉红色的是安神五味子酒，深紫的开胃甘甜的柿酒，闪烁着金色光芒的是补气养血人参黄芪酒……

盘坐在热乎乎的火炕上，品尝咀嚼着久违的乡情，被那热炕热气腾腾的山里菜火辣辣的山里嗑烘烤得暖洋洋的。此时，我被这浓郁的乡情点燃，又流淌出豪爽，张扬出本真，同朋友一起唱起了家乡小调。几口烈酒下肚，就差点倾金山，倒玉柱，腾云驾雾，梦游万里，忘记今夕是何年了！

看着乡亲们这酒满缸，粮满仓，柴满垛的日子，我蓦然想，生活多像他们酿的烧，入口绵醇，回味悠长。

作者单位：黑龙江伊春市乌马河伊敏林场



□南方

# 辞旧迎新

正是有了粮食人的奔波忙碌，这座城市居民的口粮才有了保障，人们的节日生活才变得丰富多彩。

元旦和春节，人们习惯称之为“两节”，两节期间正是辞旧迎新的日子。小时候在乡下，人们对阳历新年似乎并不在意，而看重的是春节。“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那欢乐热闹的场景时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长大后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全省，年的气氛没有乡下那么浓烈，对年的期盼也不像小时候那么急切，心中却多了几分集体荣誉和社会责任，尤其是在粮食局办公室工作期间，两节前要做的事很多。

最喜庆的事。从元旦前夕，机关大院就开始布置，全员发动打扫卫生，室内室外、楼前楼后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办公室组织人员检查评比。在每个办公室和卫生间贴上“清洁”或“最清洁”标签。院内主要道路，用三角彩旗在道路上方拉成横幅，在大门两侧用鲜花和绿色植物摆成花坛，门楼上悬挂4个红彤彤的大灯笼，上贴4个金灿灿的大字——“欢度元旦”或“欢度春节”。鲜艳的花草把人们的生活装点得五彩缤纷，红红的灯笼映红了进进出出人们的脸庞，个个儿喜气洋洋。

最温馨的事。走访慰问老干部、老党员和困难职工是每年两节期间的重要工作，由局领导带队登门入户，送去党的温暖和组织的关怀，他

们备受感动。尤其是那些在战争年代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老红军、老八路，每次见到我们，都情不自禁地讲起他们的戎马生涯，让我们欣赏到他们年轻时威武英姿，参观他们弹痕累累的身躯，每一幅照片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每一片弹痕都印着一段惊心动魄的生死瞬间。老同志们每一次温馨的回忆，都让我们受到一次革命传统的教育和洗礼。

最欣慰的事。保障两节期间粮油市场供应，是粮食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每年两节前，粮食部门都要动员部署各类粮食企业积极组织粮源，搞好粮油加工、调运、配送、销售，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特别是保障贫困地区和特困人口口粮供应。节前，我最爱陪同局领导去粮油市场检查调研，看到储备库中粮满囤谷满仓，运粮的车辆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加工厂里机声隆隆，洁白的大米、面粉和各式各样的粮油小包装，从生产线上像流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流出；批发市场、粮油超市，粮油产品花色齐全、品种丰富，还有各种杂粮、豆类，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此时此刻，作为粮食人，会感到无比的自豪。

正是有了粮食工作者的辛勤工作奔波忙碌，这座城市居民的口粮才有了保障，人们的节日生活才变得丰富多彩。

讲粮事/闻粮感/感粮知/抒粮情



□卞婷梅

# 一枚粮票

父亲告诉我，吃“国家饭”就可以使用全国通用的粮票，到哪里都有饭吃。从此，我发奋读书……

在我的日记本里，至今放着一枚崭新的粮票，每当看到它，就让我想起60年前那个半饥荒的年代。

那时候，我家兄弟姐妹多，只有父亲和母亲两个劳力，靠体力劳动，挣得的口粮仅能维持全家一日三餐喝稀粥的生活。大忙时节，父母每晚都要在生产队带夜工。半夜时分才散工，每人都会打一夜餐：半斤米饭、两个烧菜和一个菜汤。这些丰盛的晚餐，饥肠辘辘的父母们从来舍不得吃，他们用饭盒装好带回家中。进得门来，因等待而曾入睡的我们立即围绕过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那米饭是那么的香甜，我们吃得啧啧有声。这时，父母亲便会深情地看着我们说：“吃吧、吃吧，等你们有一天吃上国家饭，就不愁没有这大米饭吃了。”父亲告诉我，吃“国家饭”就可以使用全国通用的粮票，到哪里都有饭吃。从此，我发奋读书，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入中专学校，户口也迁到了集镇。

开学报到的第一天，学校统一发放饭菜票，我们学生每人领得26斤饭票、10元菜票，还有两张壹市斤全国通用粮票。我将领得的粮票捏在手里反复端详，正面是水电大坝和拖拉机图案，反面是使用说明。视之亲切，嗅之有股浓浓的香味。我慎重地将其中一枚夹在日记本里留作纪念，一枚放在身上备用。我怀揣一枚粮票，走在大街上顿感精神百倍，自豪万分。可谓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此后每月我都将分得的粮票积攒起来，学期结

束，都可带得10余斤回家，确实让村里人羡慕不已。

两年后的寒假，当我又一次怀揣10多斤粮票回家时，父亲告诉我，现在粮食够吃了，粮票已没地方用了，凭粮票购粮的历史就这样结束了。

步入工作岗位，改革开放的浪潮正席卷社会的各个领域，社会发展更快了，农村变化了，粮食市场开放了，粮票再也不用了，就连让农村人眼红的城市户口也不再吃香了，《集镇居民粮油供应证》和粮票在一夜之间成为历史，仿佛一下子销声匿迹了。

一枚小小的粮票，曾经让我兴奋，让我自豪，让我感叹，那方寸之间记载的是共和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记载了我国农业由人民公社大生产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产量连年翻番、农民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的进程。现在这枚小小的粮票静静地躺在我的日记本里，它时刻提醒我：勿忘历史，继往开来。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粮食局

麸皮、面粉、淀粉、麦胚烘干  
糯米粉生产线

郑州精深粮食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迪普森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电话:0371-67824152 13603989696

那时|花开|

# 辞年崽 送福来

辞年崽，送福来。每逢春节，家家却把我们这帮淘气鬼视为福星，打着炮竹欢天喜地迎接。

□李小春

在我的乡下老家，拜年是由来已久的风俗。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晚辈要给长辈拜年；出嫁的女儿带着姑爷回娘家拜年；亲戚间互相走动，叙旧话新……最热闹的是孩子们成群结队的辞年崽活动，让我一辈子铭记在心。

大年初一这天，吃罢早饭，村里的小孩按照世代相沿的习俗，全都不合而聚，或汇集在村东头石桥上，或聚集在村西樟树下，然后浩浩荡荡一大串，沿街走巷，挨户上门去辞年。

所谓辞年崽，自然全是孩子。几个机灵鬼，蹦跳在前，自告奋勇当了先锋，负责进门祝福。多数则随着涌去，附和着嚷嚷，凑着热闹。稍大一点的，则有几分不好意思，便拉个空手，跟在后头。待到来年，男孩嗓音变了，女孩胸脯高了，便自动退出，站着旁观。只有村里有个叫“石怪”的小光棍，

年复一年照旧与我们为伍。后来胡须粗了，七长八大，再当辞年崽实在说不过去，他便灵机一动，脑壳后骑上一个人家的小孩，名正言顺地大大咧咧走在队伍后头压阵。我们虽有些瞧不起，却也无理由撵其退伍了。

辞年崽，送福来。平日常，村里大人无不讨厌我们这帮淘气鬼。每逢这一天，家家都把我们视为福星，放着炮竹欢天喜地迎接。主妇总在头天晚上炒好花生、蚕豆、玉米花，此时笑盈盈地揣在怀里，嘴里喋喋不休地念着“日长夜大”“读书发旺”“发财发福”之类，用他们那沾有锅灰的手，一把把抓着，逐个对我们打发。为了接纳这百家礼品，我们辞年崽每人胸前挂上一条红布袋。转完村子，便要红着脸攀比一番，看谁的布袋最饱满。获得冠军的自然得意洋洋，最为体面，同时也就最惹大伙羡慕和嫉妒了。

那年头，辞年归来红布袋里装的，

随|记|生|活|

# 换新钱 过大年

我在银行工作，找我换钱的人很多，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压岁钱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大了。

□宋玉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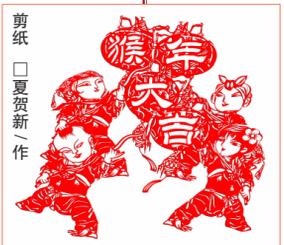
记得那是上世纪80年代，农民手里没什么钱，过年根本没人换新钱给孩子压岁钱。随着时代的发展，过年不但要买新衣，还要想尽办法换点新钱给孩子压岁钱。我在银行工作，找我换钱的人很多，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压岁钱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大了。

银行新币发行是有严格规定的，那几年，银行年年发行新币数量很少，每年象征性发一点，银行内部人员也很难凑足，只有出纳人员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局外人根本接触不到新币，再加上银行有铁的规定，严禁挪用库款，也就是你拿多少新币，必须有相应的数额相抵。当时，

我每月仅几十元的工资，根本没有什么存款，从哪里弄那么多的钱垫支？为了不街坊邻居失望，每到春节前，我就找同事东借西凑兑换些新钱，回乡后每人都给点换点，其结果往往是“收不抵出”，难以应付。为此，自己也非常烦恼。

如今，过年换新币压岁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上世纪90年代的一元、二元，发展到5元、10元、20元，到现在的50元、100元、数百元……现在过年我再也不敢给乡里乡亲办兑换新钱的好事了，因为需求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大了。我想如果再继续兑换新币，那只有请银行的运钞车帮忙了。

作者单位：农发行平顶山市分行



剪纸

□夏贺新

作

多是些能崩掉牙的蚕豆和没炸开花的玉米粒。掺杂些花生、糖果、饼干的人家，便自然多赢得我们辞年崽的几句好话，是很有些脸面的。记得有一年，村里一家忽然来了一个工作人，说是未来的女婿，慷慨地给我们辞年崽每人发了一把“猫屎糖”，乐得我们欢天喜地。顿时那位丈母娘的脸上霞光四起，犹如当了皇太后般荣耀。

尽管每次归来，我们先将花生拣出吃了，再把红布袋挂在门边冷落，但却总是一家不漏地拜年，带着一颗纯真、善良的童心，为乡人送去欢乐与希望。

作者单位：农发行井冈山市支行



无欲则刚

□国家粮食局 唐柏飞/作

粮油市场报 中国粮油网 粮油市场手机报 粮情通

恭祝广大读者朋友：**新春快乐**

HAPPY NEW YEAR 贺新年·丙申年

金猴献瑞送吉祥 五谷欢歌绘新篇

2016